



钟山随想

农之大者(外二题)

□吴 镛

万物土中生,农之大者,为田。

全国现有耕地19.18亿亩。1996年至2008年,平均净减超1000万亩。再后10年年均超1100亩。如再以此速度递减,10年后,将突破18亿亩红线。

这要引起高度警惕呀!还有个质量问题,如今中低产田仍占三分之二以上。

一垄一亩,承载国计民生。要高质量地发展,高质量地生活,首先要多建、保证高质量的农田,特别是保卫粮田。把饭碗牢牢抓在手中!

(2022年3月1日)

差别在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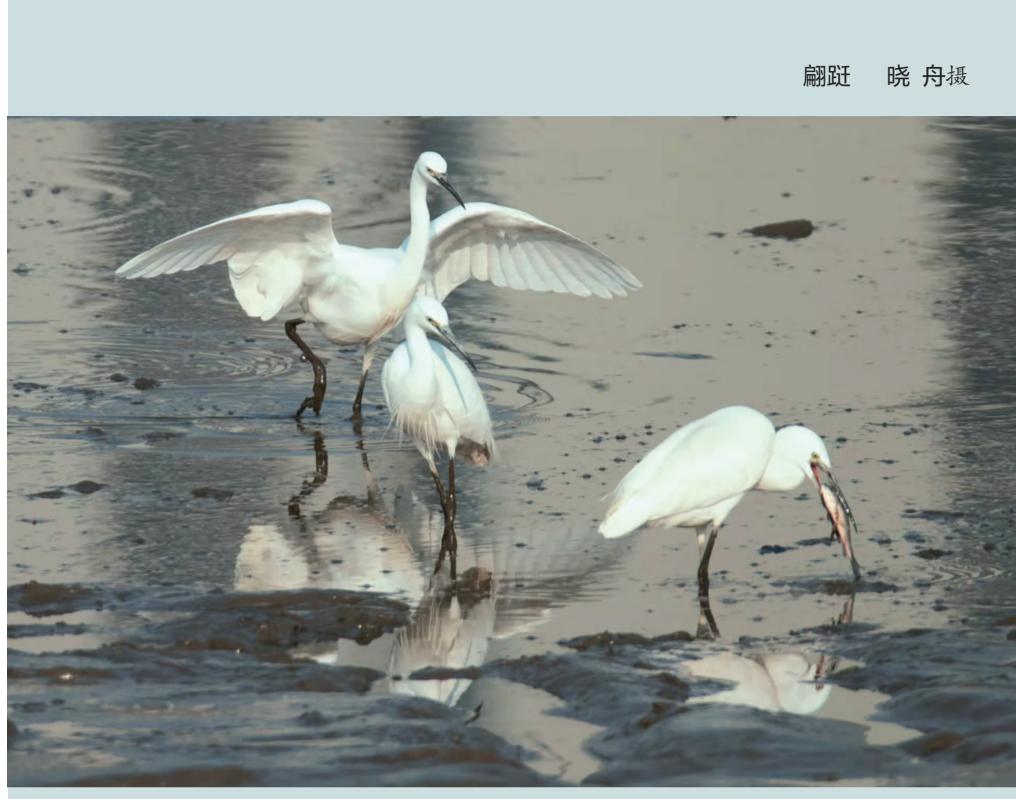
振兴乡村是脱贫后的大事,无疑产业是振兴的基础。现在势头好,但有个趋势是同质化、一窝蜂。一些地方,千村一面,大搞民宿,但没那么多客人。

如何各辟蹊径,开展差别化发展,是一个大课题。要发动企业、城镇助力乡村,聚焦农业和农村的多种功能、多元价值,发挥各自的山水林田优势,发展特色农业,特色手工、农产品加工流通、乡村旅游休闲、农村电商、文创等不同业态。这就要发动智库和社会组织,帮助乡村寻求当地特色,做出合适可行的规划,一步步推进。

浙江安吉等地做得很好,江苏南京郊区也有许多好的典型,如何学其精神,推而广之,使乡村发展百花齐放、多样化,搞活一池春水,请识者共勉助农。

蚯蚓

蚯蚓,埋头耕耘,培肥沃土。从不想出人头地。以一己之力,奉献于大地。(2022年3月2日)



时间完成我们

□刘 斌

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写了一本好看的书《要塞》,这是一本随感录,其中对时间与人的关系有独到的表达。他认为,仪式存在于时间中,犹如房屋存在于空间中,不应当把时间看作流沙逝于指间,不应当把时间看作对人的磨损与消耗,而是在完成我们,一个日子走向另一个日子,一段时间走向另一段时间,每一个脚步都有意义,意义累积的终端是完成了自我的建构,如果每一段路程有仪式,那么时间在完成我们的同时便永远封存于记忆的空间,对个体而言,不会消逝。对此,我是认同的。

作为70后出生的中师生,师范读书的时光如同空间的房屋,在我们离开如皋师范的二十多年里,无论何时回眸一看,那时光之屋总在那里,对望间盈盈一笑,人的感觉常常有些奇妙,每当回首时,我会忍不住想起屈原《九歌》中那些最欢喜的表达,如那美丽多情的少司命:“秋兰兮蘼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华芳菲兮袭予;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人不言兮出不辞……”把师范时光与这绮丽的想象重叠,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就是这样想了,那时光,我是喜欢的也是欢喜的。

早在某一时刻,时间便开始完成我们……

一片长满爬山虎的墙

荷兰纪录片《菜园学堂》介绍了荷兰延续100年的教育模式之一。有一群孩子在菜园子里,接受了更为有趣的教育。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种植萝卜、水芹、红洋葱、马铃薯、胡萝卜、茄子和各种鲜花。他们还用自己的双手直接松土、捏碎肥料,每个手指都弄得脏脏的。在为植物浇水、施肥的时候,他们还看到了瓢虫、蜜蜂,摸了蝼蛄、蜗牛和蚯蚓……孩子们在此期间经历着劳动和收获,每一个过程,他们都付出全部身心的感情也享受全部的感受,快乐的、希冀的、失望的、成功的……菜园课堂的意义并不在于劳动教育,甚至也不仅仅在于耕耘与体验,可能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培育那些蔬果、鲜花的时候,他们培育了自己,春种秋收冬藏的过程,是一个对人的心灵有着无限丰富内涵的过程,天道与人道都在那里,孩子们种植的过程理当是人生课程中的一个仪式。

如皋师范的学堂里,我们很喜欢称呼她为学堂,学堂里没有我们这些大孩子可以种植的课程,却有类似吸引我们去关注的事情,一进五堂里一堂门边的两棵罗汉松修剪剪了吗?东跨院子里的梅园开了第一支蜡梅了吗?一进五堂西边院墙的爬山虎胖了还是瘦了?有人说,所有植物自有一种光华,人类无法执掌它们的内心,只好用自己心情去阐释,这虽然说是一种诡秘的一厢情愿,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揣度与想象里,植物治愈了我们许多时候精神贫乏造成的伤痛和迷茫。

如师学堂里这些都是那么恰好地存在着,治愈着,以至于如今我总固执地以为,好的学校里是少不了那些承载着丰富意象的植物的。对于我,一进五堂西面整墙的爬山虎最为亲密,我们相望已久,情愫渐生。你见过那么长的墙面上没有缝隙的层层叠叠的绿色吗?你听过风过时满墙的窃窃私语吗?你尝试感受过在墙壁的缝隙间不停攀缘的倔强吗?我有过,在各个生命独立成长的雨露下,师范学堂满墙的爬山虎给我关于力量的艺术启示,一种真挚的坚韧和希望之光。

说来也巧,多年后回到那里,满墙的爬山虎已不复再见,我和几位师兄师姐的照片与简介倒是挂在了那面墙上,本想问一问爬山虎哪儿去了,却终究没有问出口,我们的照片长在了爬山虎的地方,就当作一种隐喻的呈现吧,爬山虎会知道,知道时间曾经借用了它的存在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我们,并完成了后来的我。

一条青砖铺地的小巷

一叶落,知劲秋;一月圆,知宇宙;一花开,知岁月。一条小窄巷,却安置了我们稚嫩清新的悠悠广远之思。如皋师范学堂里的那条窄巷,小青砖铺的地,梅雨季节会长着一点青苔,巷子就叫东长巷。东长巷其实并不长,因为窄窄的,带着点古朴的味道,便显得深了。这条巷子可以通往教学区,但不是唯一的路,却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路,那份婉曲和静谧带给我最初关于审美的想象。

在那十几岁的青葱岁月里,是东长巷给了我们最初对诗歌如何选择意象的直观解答,在自己脚步叩响青砖小路的节奏里,我第一次吟诵戴望舒的《雨巷》,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人是可以行走在诗行里,诗歌是可以在大地上的。如果说那一次在巷子里的低声吟诵只不过满足了一个少女对诗歌以及对情感最懵懂的向往,那么后来的一次次自问和一次次寻找,东长巷给予了我更多更美好也更深刻的东西。我不止一次地问,我为什么喜欢这条朴素得有点笨拙的巷子?究竟她有怎样的魅力如同下了蛊吸引着我不厌其烦甚至靠近也要从这条巷子走过?带着一种不可理解的缘由,我很自然地开始关注与中国园林艺术相关的著作,尤其是对“曲径”的欣赏与解读,于是如同解密一般,我暗自得意地发现巷子的魅力正在于她和中国园林艺术中所有曲径一样有着共同的审美意趣。多年后,我可以确认的是,那时对巷子的执着竟是为我后来从事儿童母语审美教育研究埋下了伏笔,难以置信吗?因缘际会也许就只能是这样不能解释的解释。时间又一次成功地借用少年的巷子完成了巷子里的少年和走出巷子后长大的少年。

至今,我依然认为,每个人的少年时代就应该走这样的一条巷子,走过这青砖铺成的小路,不太长,不平,长着一些苔藓,滑倒过一两次,却有着值得回味的审美意义。

一片扬起的树林

因为是如师首届大专班的学生,意气风发时便有了干劲,那追求也就变得格外明确而幸福。读书,几乎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

那时学校教学楼已没有合适的教室安排我们,便在实验楼中腾出了一个大教室,我们便在那儿拥有了求学生涯中最美好的纯净的一段岁月。由于特殊的建筑构造,教室虽大,可难得有阳光进来,日光灯总是从早亮到晚,那“滋滋”的声音听久了便不再觉得,这样反而很好。我们常常模糊地以为自己是藏身在某一个逝去朝代的经阁中,便有了一种遗世独立的书生的骄傲,心也更清更静了。以至于从未注意过口头是否曾刻意地透过高大柏树的叶子在窗口停留过,直到一天……

我们一如往昔地沉浸在文字的繁华世界,教室的门“吱嘎”一声开了,我们大概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目光相接,似乎迟疑了一下,老师走了进来,他有些激动,他说:“门开的一刻,我看到阳光斑驳的影子里你们扬起的脸,忽然觉得眼前一片扬起的树林,很美!谢谢你们!”

我们的老师,他感动着自己,也感动着我们。老师,是你谢我们,还是我们谢你?当有一份深情在沉默中潮涌般穿透彼此心灵的时候,你已是我们约定的仪式!

我的老师们,你们早已经是约定的仪式,在那些你们用青春做伴我们的年少时光里,时间在那时就已经开启完成我们的按钮,于是一直在完成我们,并将继续完成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从那里出发的学子而言,只不过完成的方式和贮存的形态不尽相同而已,于我,是一片爬山虎,是一条东长巷,是透过阳光的那片纯真的树林……

迷恋音乐

□无 尘

每一段旋律都会勾起我们对往昔的追忆,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心灵的故事。再也没有一种事物能抵挡上我对音乐的痴迷,再也没有一种情感抵得过我对音乐的热爱。

小时候,周围的环境并没有给予获取音乐的途径,接触音乐只能通过电视机和收音机。仍记得,在电视中时常播放音乐MV。大多数人似乎只喜欢看画面,往往忽略了音乐本身,也许是因为年龄太小根本不懂得它的含义。除此之外,收音机也是获取五彩乐符的重要来源。那时候的人们对于音乐是纯粹的,是疯狂的。左边放一扩音器,右手拿一话筒,嗓音正发痒痒,“举起这杯酒,往事涌上心头,让我为你唱首歌”。正是因为这份迷恋,所以不曾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无论在天涯,无论在海角,我的爱会陪在身旁,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方,我永远祝你幸福快乐健康。”就这样,通过音乐的方式喊出了自己的豪言壮语,喊出了心中的渴望。

思绪忽又飘到了现在,离儿时距离远了,那份单纯乐观的心态是否还在?那天真烂漫的心态是否还在?那真挚的笑容是否还在?即使这些都已经不在,我们也可以释怀,因为音乐永远不会消亡。它永远会在某一个时刻通过某一种方式鼓励我们继续前行。某个清晨,又是同样的一首歌曲,如今看来却拥有另外一番滋味。音乐体验会随着心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难过时听那些感伤的音乐只会更加伤心。因此,不要根据心情来选择音乐,而是要借助音乐让坏的心情转化成为好心情。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正是因为迷恋音乐,所以想把音乐带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感受音乐的魅力。第一次感觉在黑暗的氛围里唱歌给别人听,静静地,所有的喧哗和繁杂都与我无关。停电在中学时期不是什么奇怪现象,每到此时,我们都会用自己的方式与黑暗抗衡。在感受着升学压力的同时,此种方式未尝不是放松的手段,那时,心中的梦想已经泛滥,大片大片的鲜花似的希望向心底涌来。一千零一个愿望,即使实现不了那又怎样?起码,内心又有了一次想象,“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希望是偶尔拔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说实话,真的应该感谢黑暗,这样我才会无所顾忌地释放着眼神里的激情与渴望,也许是太投入了,后来的高潮部分存在着忘词的危险,好在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掩饰过去。“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管有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

音乐就是拥有这样一种魔力,它能够让人产生共鸣。或放声大笑,或情不自禁地流眼泪,这都是音乐的力量。离别是人生的重要课题,遗憾与感伤都是内心最真实的写照。“当离别拉开窗帘,当回忆睡在胸前,要说再见真的很伤感,只有梦依旧灿烂。当蜻蜓不再飞翔,当蝴蝶不再流浪,我的心已告别青苹果,只有爱依旧灿烂。”每每脑海中又响起这首《再见》,遗憾的思想在心底蔓延,只能怪离别太匆匆,我还没有来得及为朋友唱一首离别的歌,去帮他们收拾整理行装,送他们踏上离别的路途。从回忆的储藏室里,倒退几步,只记得自己没有流泪,我们都带着最灿烂的笑容,分别之后,每个人都成了一个追梦者,去寻找自己应该属于的栖息地,像候鸟一样。“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请相信欢笑泪水所有的约定,都是忘不掉的日记。”

迷恋音乐,迷恋一种独特的美。它就像是一幅精彩绝伦的山水画,等待着你去寻找更多的亮点。兜兜转转,纵使很多人与你擦肩而过,纵使经历了太多难言的伤痛,你回头就会发现,音乐始终陪伴着你。像亲人,像朋友,更像伙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与音乐相伴,不惧困境、勇于探索,呈现在你眼前的必将是一个美好的崭新世界。

张謇与盲哑师资的培养

□朱 江

张謇在南通所创慈善机构的运行过程中,秉持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注重教养结合。1916年11月25日张謇在南通盲哑学校开幕会的演说中,提到南通盲哑学校创设目的在于“其始待人而教,其归能不待人而自养,故斯校始在教育之效,而终在收慈善之效”,就是希望通过教和养,逐步使得盲哑人能够自养。南通盲哑学校创立之前,中国只有少数几所由外国传教士兴办的盲哑学校,张謇开创了中国慈善教育的新局面。

南通狼山一带乞丐之多,张謇深感影响地方形象。在对这些乞丐的情况进行认真考察后,他认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真穷而无告者”,即贫穷而无处述说的,也就是无依无靠的。另一类则是“不穷而以为营业者”,把乞讨作为营生手段的。那些贫穷的人的确值得怜悯,至于职业乞丐,不啻诡薄无耻之人,这样的人多了,是地方上羞愧的事情啊。

张謇由是设计建立残废院,考虑到盲哑人是残废中特殊的一类,“其罹天罚之酷,尤为人之大憾”。不过盲哑人的缺陷,在于眼睛和耳朵。至于眼睛和耳朵之外的身体器官,跟正常人一样自然存在,其功能与生俱有。盲哑人需要救济的,只是眼睛和耳朵,此外智力和能力的提升,都可以通过教育来解决。

1903年6月15日,正在日本考察的张謇参观京都盲哑院。张謇目睹盲人学习字母、算术、按摩、音乐、历史和地理,聋哑人学习绘画、裁缝、刺绣、手语和体操。感慨一位哑生绘画“楚楚可观”,张謇出资购买其中一幅山水画。一名盲生能够熟练地用针在小长方的铜范中刻写字母,张謇奖励他一圆。根据惯例,张謇与同行的另外两个人,各自捐助盲哑院十钱。

京都盲哑院之行,让张謇产生“入其校者,使人油然生慨恻慈祥之感”,他感慨教育家能够以人事补天憾,其功至巨。张謇认识到盲哑学校的重要性,理应作为慈善教育的一个方面。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不盲不哑之人民,尚且无法平等地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何况是处于弱势的盲哑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张謇曾致信江苏按察使朱家宝,希望朱家宝能慷慨解囊,资助设立盲哑学校,但是没有效果。1911年8月10日早上,张謇从天津至上海的途中,所坐的“安平”船临时停泊在烟台,他派许德润与束劭直登岸,参观盲哑学校。1912年3月31日,张謇写下《感言之设计》,对于南通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等四个方面进行规划,其中包括:“盲哑学校须一万五千圆。”1912年8月9日晚,张謇乘“大和”从上海回南通,他在日记里记载:“规建医院、残废院、盲哑学校。”

兴办盲哑学校,张謇秉持师资先行的原则。1912年张謇在《筹设盲哑师资传习所之意旨》里提及,他阅读西方人编纂的人口调查册,统计数据为每1000人中有盲哑2人,如果以此推论,中国4亿人里,大致有80万盲哑人。要给这么多的盲哑人提供教育,得需要多少教师?中国盲哑师资匮乏,是不是只能聘请来自西方的教师呢?问题是外国教师远道而来,不仅薪酬高,也不是轻易能招聘到。外籍教师来了,是不是一定适合学校的要求呢?况且各地的方言不同,客观上也影响教学的效果。盲哑教师与普通教师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盖盲哑教师,苟无慈爱心与忍耐心者,皆不可任”。由此张謇决定先期举办盲哑师范传习所,在学员中挑选合格的人才,并提供实习的机会,来测试他们是否具备慈爱忍耐心,程度如何,这样才不辜负那些可怜的盲哑人。

据马建强《中国特殊教育史话》和王秉衡《南通私立盲哑学校概要》,1915年盲哑师范传习所在南通博物苑内谦亭开办。张謇礼聘烟台启喑学馆教师毕庶元、北京瞽叟通文馆教师崔文祥为传习所教师。学制一年,第一期招收师范生王秉衡、顾宏引、王振音等12人。南通盲哑学校开办之时,其中9位师范生毕业,成为南通盲哑学校教师。传习所教师毕庶元、崔文祥被张謇留任,毕庶元为主任兼哑科主任,崔文祥任盲科教员。毕庶元1917年12月辞职,崔文祥1918年12月离职。(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二月二与火把节

□海 德

农历二月初二,女儿回娘家,这是中国的世代传统习俗。还有一种传统的说法:二月二,龙抬头、好兆头。这天仪式感还挺隆重的呢!孩提的记忆又涌现在眼前——

早晨尚在睡梦中,被母亲叫起床,到隔着一条小河的季家“剃头店”去理发,说是“正月里不理发的,二月初二龙抬头,理了头发博个好兆头”。那时剃头店大年三十门口贴的新对联红红火火,上联“进来乌云盖顶”,下联“出门白面书生”,横批“从头开始”。季师傅一人忙不过来,就叫老婆女儿一起帮忙洗头。我理完发,穿着新衣裳,跟着母亲去登开了门就看到得的狼山,那时真的是“开门见山”,一马平川,都是农田,并不高的狼山显得格外高大挺拔——狼山错落有致的寺庙布局,就像一条腾云驾雾的龙。山脚下广教寺是龙头,上山之道是龙身,沿途建筑景地是龙爪,高耸入云的支云塔是翘起的龙尾。“望子成龙”,母亲虽然没有文化,却和世界上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乘着“龙抬头”好日子,爬上龙的狼山“举头四顾海阔天空”,母亲上山途中逢庙见佛虔诚敬香祈福,希望家庭风调雨顺平平安安,更盼望儿子健康成长,日后有个好前程。下山后,直奔“二月二回娘家”主题,母亲带着我们步行到住在家附近的外婆家。

我的外公是做水产生意的,在陆洪镇开水产门市部,生意挺红火。供应的水产品新鲜,海货虽然不是吕四镇的,却是从长江边姚港镇刚批来的——与陆洪镇相距不到十里地,外公每天起早从姚港用竹筐挑回来,俗称“挑鲜担”。我们到了外婆家,外婆已张罗了满满一桌菜等着远道而来的我们。我最喜欢外公家咸鱼,特别的香。外婆见到我总是说,这个生长在长江边的小孩真怪,怎么不吃长江里的鲜鱼?她说她的,我吃我的,鲜鱼刺多,我曾经被鱼刺扎了一次嗓子,直到如今我也很少吃鲜鱼,要吃,仍然是咸鱼。二月初二,我们到外婆家,从来不住在她家,太阳还在西边天上,我们早早吃了晚饭,就打道回府了。

为什么?因为晚上还有更主要的活动,放烧火!我们狼山人的“火把节”!狼山地区流传着民谣“正月半,放烧火;二月半,着茅草。”——每年农历正月半和二月二,约定俗成,晚上到田里放烧火、着茅草。就是把茅草艾草杂草堆在田头地边,用火柴点着燃烧,却不能熊熊烈火,只能欲烧欲灭之间,冒起浓浓的烟团随风飘荡到田野的每一个角落。听老人讲,春节前下一场大雪,雪盖田野,对于农作物再好不过,可以预防病虫害,所以就有了“瑞雪兆丰年”一说。春节后下的雪叫春雪,却是麦子的大忌,要烂麦根的。正月半,二月二,家家户户着茅草,这里的“着”是动词,烧的意思,又叫“煨百虫”——一目了然,用火为农作物除虫害;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春寒地冻,用火暖地,春暖花开,农作物无虫无害,期盼五谷丰登。煨百虫,狼山脚下世代传承下来的一种农耕方式,亦成了每年春节期间不可或缺的一种群众活动。更有趣的是用茅草棉花秆芝麻秸扎成的火把,大人们点燃了,举着沿着自家的田埂边跑边喊,喊的内容大多数都是损人利己的,什么“你家的菜刚刚割,我家的菜上了街”“你家的菜正长在,我家的菜上了港”“你家的南瓜铜铃小,我家的南瓜盘篮大”“你家的辣椒像豆角,我家的辣椒挂灯笼”“你家的瓜子像土堆,我家的瓜子狼山高”……诸如此类。你喊我喊大家喊,此起彼伏,喜怒笑骂,煞是热闹——乡里乡亲,彼此彼此,看似互相伤害,其实并无恶意,左邻右舍一种玩笑一种幽默,只是一种乡情乡趣而已,并非实际的损害他人而利自己。茫茫夜空,三乡五里无数火把在田野里逶迤,连起来宛如一条条火龙,散开来仿佛一颗颗流星,火把映照下一张张笑脸就像朵朵迎春花绽开。那时农村没有通电,一到夜晚到处一片漆黑,火把节照亮了黑夜也照亮了人们的心,忙碌了大人,乐坏了孩童。我们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一边喊一边跑,高低不平窄窄的田埂,一不小心就摔得四脚朝天,爬起来继续奔跑。

四季,云卷云舒,花开花落;世间,月圆月缺,人来人往。